

我听见
你的孤独

The
MIST
新月

沈肯尼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我听见
新月
The
MIST
沈肯尼 著

你的孤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听见你的孤独：新月 / 沈肯尼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8

ISBN 978-7-5596-3519-8

I. ①我…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58147号

我听见你的孤独：新月

著 者：沈肯尼

责任编辑：龚 将 夏应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6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125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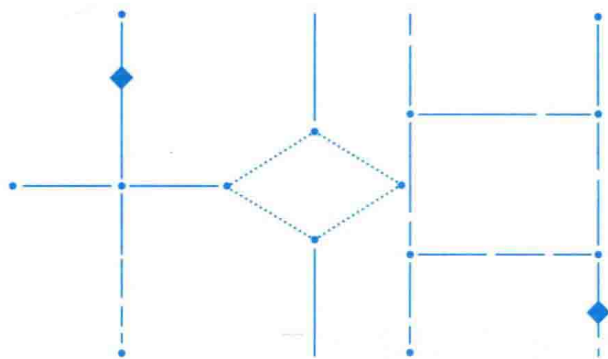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6-3519-8

定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The
MIST

目录

我听见
你的孤独
新月
The
MIST

Chapter 01	一晃倾城	001
Chapter 02	世界最后的余晖下	029
Chapter 03	溺水	042
Chapter 04	我对于你 你对于我	054
Chapter 05	陨落的理由	062
Chapter 06	永无乡	075
Chapter 07	你只是开枪走了火	087
Chapter 08	消失的泪痕	102

我听见
你的孤独
新月
The
MIST

Chapter 09	有备而来 为时已晚	121
Chapter 10	烟花会演	133
Chapter 11	墨色汪洋	149
Chapter 12	如此漫长的别离	166
Chapter 13	瘀青	187
Chapter 14	名为你的那个人	203
Chapter 15	即使这样 也不要哭太久	223
Chapter 16	被遮住的天空	246

1

Chapter 01 一晃倾城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莎士比亚

八月末的伦敦，一晃眼便又送走了一场雨。

夜间十点，伦敦的天空依然发着幽蓝的微光，天空中并没有一片云朵，像一个巨大的湖泊，星辰如深海水母一样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一闪一闪，星星点点，忽明忽灭。

这是我到英国的第一天，地点是在海德公园附近的王子广场。我身边是沉重的行李箱，它里面装着的是这么多年来，我唯一还能带走的一些东西。

刚刚那场疾驰而过的大雨把我浑身都打湿了，我身上修身的西裤和黑色的衬衫都贴在肌肤上，一阵冷风吹过，我不由得微微打了个冷战。

我在等待那个人的出现，今天，我终于又要见到他了。

许久以后，一辆白色 SUV 停在了我对面白色建筑旁边的停车位上，我看了看车牌，没错，就是这辆车，他一个月前刚到伦敦的时候买的，还在微博上发过照片。我关注着他的所有，他的生活点滴我从未错过一丝一毫。

接着，一位男子从车里迈出来，他穿着驼色的风衣、黑色的西裤、棕色的皮鞋，手上拿着一个易拉罐，他斜瞥了我一眼，沉默了数秒。

他身高一米九左右，五官立体，仪表堂堂，衣冠楚楚。

接着他朝我的方向缓缓走过来。他依旧星目剑眉，飘逸宁人，帅气俊朗，像福音，又像路西法。他每朝着我走一步，我的心就被攥紧一寸。在快要走到我眼前的时候，男子的脸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我的泪水还是决堤了。

和他对视的瞬间，他微微张开了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来。在他或将发出问候之前，我快速低下头，眼泪夺眶而出，重重砸在地上。

然后，他顺手把手中的易拉罐扔进了我身旁的垃圾箱里，车里走出来一位女孩，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她叫高逸欣，是他的女朋友。

男子走向女孩身边，女孩摘下墨镜打量了我一眼，接着他们径直朝旁边的白色别墅走去。两人有说有笑，光彩照人。

真好，除了浮华和虚荣，在冷酷这一点上，唐英豪果然也继承了父亲的

所有。

看来，他没认出我，当然，他也不应该认出我，毕竟这辈子，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不能也不该相认。

他叫唐英豪，是我的“哥哥”，我们有着同一位父亲，不同的母亲。母亲总说爱到极致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体会不了“爱到极致”的状态，只知道那些年父亲和母亲大概半年见一次面，他们的爱永远藏在暗处——父亲家那边并不知道我和母亲的存在，而为了掩饰我们母子俩的身份，父亲甚至给母亲找了一位名义上的丈夫。

我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从小时候每次见到他时的欣喜渐渐变成了后来每次见到时都会产生的抵触和厌恶。小时候母亲告诉我，父亲在远郊有一个大工厂，所以回家的时间很少，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是位响当当的大人物，但一直用小人的方式与我和母亲保持着往来。

“抬头！”我的耳边响起再熟悉不过的唐英豪的声音。

我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

三年前，海上花会展中心：

车驶入会展中心正门时，各路记者蜂拥而至将我们包围，我看到了各家媒体，南方时代、联合早报、CBS TV、SOHU NEWS、TOM WORLD、澳门奥广卫星、民视新闻综合、EURO NEWS HD、东森新闻台、KCTV NEWS、JTV SBS、THE ASIA ECONOMY DAILY TV、香港 HKS、NHK TV、THREE TV、中天新闻 HD、NBC TV、NEWSY……我继续目视着前方，手中的礼盒里装的是我给身边人的礼物——一把匕首和九部手机，我们的命运将在今晚被彻底改写。这种感觉就像上天给我们送来了一把长手柄 STRIDER MANTRACK 切割匕首，一颗加装了 500 颗钢珠的 HG85 手榴弹，或者是一枚 2.5 万吨 TNT 核弹，然后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你们谁也逃脱不掉！

在这之前，我错过了一场葬礼，接着被迫按照一个怪人的指示，在连曜大

桥上蓄意撞坏了一辆型号是 FXX EVOLUZIONE 的黄色法拉利。之后，我收拾好了骨灰盒，预订好了去法兰克福的机票。

“你会放开我吗？”身边的人问道。我转过脸，审视着他，直至彼此的眼眶发红发胀。

在某种程度上，人属于社会性动物，总会因为此起彼伏的喧嚣和躁动的新闻而变得亢奋不已。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类人，包括你，我知道你很兴奋。

我的脑子像电影默片一样开始放映起我们牵绊一生的开始，那是距离这场事故的又一年前，要从那个彤云密布的周末说起：那天是我十七岁生日。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和爸爸变得聚少离多，那也是爸爸第一次缺席我的生日。虽然对爸爸有些抱怨，但我却从来没往其他的方面想过，毕竟那是我无所不能的爸爸。那天，除了妈妈，万杰也参加了我的生日会，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从小学起就特能玩到一块儿。有一年，万杰的爸爸出了大事，所有人都疏远他一家人，民众甚至恨不得一把火烧了他们家，只有我一直和他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如果非要形容我们的关系，那也只能用“肝胆相照”“八拜之交”这样的词了吧。

生日本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偏偏那天我去厨房拿餐具的时候，无意间在橱柜里翻到了几本杂志，本来也没在意，但想到有规整强迫症的妈妈是绝对不会把书放到厨房里这一点，我重新打开橱柜取出了杂志。只见最上面一本《当代商业精选》上赫然印着爸爸的照片，他身边站着一位端庄的阿姨，两人身前站着一个人比我年长的男孩，而杂志封面的标题写着“唐建宁成立英皓全球教育慈善基金，全家盛装出席发布会”。

看完报道后，我恍然明白了爸爸这些日子的缺席并非偶然，那个“爸爸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太太、新的孩子”的揣测原来不是假的。爸爸远离我们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十七岁这个有些敏感的年纪，我还是有了心理准备。因为是生日，朋友也在场，我还是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吹了蜡烛许了愿，那年的生日愿望只有一个，比起希望世界把爸爸还给我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的

愿望要更加卑微一些：只希望妈妈不要是第三者。不然的话，我好像一瞬间失去了两个亲人。

我的愿望没能实现。

生日会结束后，万杰又急匆匆往医院赶去，因为那些时日，他妈妈一直病重住院。家里又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人。我不知道如何质问妈妈，只是从橱柜里把杂志取出来扔到她面前吃剩的蛋糕上。

“我知道不该瞒着你，但你还小……”没听妈妈说完，我就打断了她：“你不会是电视上演的那什么第三者吧？”妈妈没再看我，头沉沉地垂了下去。其实看到照片中那个比我高出一个头来的大男孩时，我就知道先来后到的顺序了，我不需要她的解释，也明白多说无益，问出那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这样或多或少地伤害到她，能把我的愤怒转嫁吧。你看，我那么小的年纪就已经善于搞这一套了。

那天之后，我和妈妈的话变得很少，她总是对我絮絮叨叨地说许多无关痛痒的事情，除了和爸爸相关的，她总觉得无论说点儿什么都好，至少还能和我说上话。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巨大的城墙，我紧锁大门，妈妈则在找寻一个突破口，我防守，她进攻。

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则彻彻底底地进入寒冰期，我不愿意见到他，不愿意提起他，最为糟糕的是，我再也没办法开口喊他“爸爸”。他是一个伪君子、一个骗子，一个全世界都公认的不耻之人，他找了一个情妇。伪君子和第三者生下了我，我为自己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感到耻辱。所有的事情好像突然都说得通了：小时候的玩伴渐渐被我们疏远；过几年就要搬一次家；除了张阿姨，妈妈没有一个走得近的人，我们的社会关系好像一直以来都只有彼此。是啊，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像老鼠一样生活，真希望能被人人喊打。

一个午夜，我听到妈妈在房间里给爸爸打电话，她那几声笑声彻底激怒了我，我一脚踹开妈妈的房门，对她说：“你们！无耻！”她慌忙收起手机，神色慌张地望着我，像被当场逮捕的小偷。我从她放在桌上的皮夹里拿出一

沓钱，妈妈一看急忙上来阻止我，我甩开她的手。临出门时，我回头对她特冷静地说：“以后别人指着鼻子骂‘真想知道什么样的父母教你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啊？我自己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父母啊！”

记忆里，妈妈的笑容像云淡风轻的天空，总能给予我最恰当的安慰，提醒我阴雨连绵过后的五彩斑斓是阴霾里的希望。但在那天后，天空彻底破了一个洞，再也晴朗不起来了，我从那个洞掉了下去，持续不断地往下坠，没有温度或声响，也没有尽头。

后来我见过父亲四次，每次见到他，他都一副愧疚至极的模样，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他那副受害者的样子，就对他说：“郑艺玲比我妈漂亮，唐英豪比我出众，你的选择理所当然，我不怪你，只是，有时间我们清算一下，你具体给了我和我妈多少，究竟是我们拿多了还是你给少了，多退少补，就这样办吧，给钱就行。”他脸上突然没有一点儿表情，我对他说：“不难的！那些东西我在二手网站都是以最优价格处理的，比如你给我的那块手表，成交价是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元，邮费是二十五元，所以总价是……”

“闭嘴！”他站起来，额头上、手臂上青筋暴起，握着拳浑身发抖。

“好！那什么，”我回过头轻描淡写地对妈妈说，“你们玩，我还有事！”说完我走出了家门。关门时，我听到爸爸用一种沉闷的声音对我喊道：“那是你爷爷的遗物！”我把头探回去：“谢谢你！第一次知道我还有个爷爷。”

那年，盛夏的天空不时传来一阵剧烈的打雷声，我走到露台上，看着眼前的整座城市陷在一种灰暗的朦胧里，四周一片静默，那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死寂，也是那时成长的主题。

那个秋天，父亲的公司跻身世界百强，那一周，几乎所有商业类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情。我搜索了有关他、他妻子、他儿子的一切。他是很多人的“学习榜样”，除了商业上的成功，他还在大力推行慈善。他有着“完美”的家庭：妻子郑艺玲之前经营着各类全国连锁的教育机构，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

从基础类到贵族分支，几乎囊括所有。但三年前，其公司下属的哈罗德幼儿园在本市远郊参观科学园时发生了重大意外，科学园内的工厂发生火灾，造成六名幼儿丧生火海的悲剧，一时间，口诛笔伐不断。郑艺玲自那时起关闭了所有教育类产业，进军酒店业。“恶人有恶报”的永恒主题只存在于电视剧中，郑艺玲的酒店很快在大中华地区突破一百家，并且成功并购了德国 MIG 在亚洲的全部业务，干得风生水起。他们的大儿子唐英豪长得仪表堂堂，在上高中时就创立了几个游戏和赛车联盟，研发的几款 app 也迅速在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他有自己的贴吧，女人喜欢他、讨论他、崇拜他，男人嫉妒他，也讨论他，然后憎恨他。他们的小儿子唐英泓更是备受宠爱，从小就在美国接受精英教育。他们的家庭在外人眼中简直是标杆一样的存在：一双两好，父慈子孝，兄弟怡怡，其乐融融。

但我知道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我知道爸爸的真实为人，尽管黑帖总能在一周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有心搜罗也能找到端倪。我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根本不是报道里写的那种青出于蓝的青年才俊。事实上，唐英豪很叛逆，他之前一直被禁足在家里，成年后才搬出来独住。在本市，人们都说安保水平排第一的不是四大银行和市政大楼，而是唐家本部，甚至有人说他们家地下第三层是环耀地区金融情报最为集中的地方，无论这些传闻有多少是来自民间百姓们一厢情愿的想象，都足以说明唐家成员有睥睨一切的资金。而唐英豪毫不客气地将其运用到极致，十分飞扬跋扈。唐英泓在三年前离开曜岛去美国上学也根本不是在接受“精英特训”，而是常年在治病，他已经不能依靠国内的医疗设备来维稳其病情，所以国内看到的“唐家少爷”才一向只有唐英豪一个人，那本解开我一切谜团的杂志封面上就是这样。

唐英豪自出生起就非池中之物，从小就经常陪着父亲出席各类商业活动。他长我三岁，可能因为出身显赫、外形俊朗，所以从高中开始，身边就时刻围绕着成群的狂蜂浪蝶和莺莺燕燕，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沆瀣一气。

其实就算不去搜集我这位“哥哥”的资料，我也能对他想象出十之八九，父亲的每一篇采访稿里基本都谈到了唐英豪和唐英泓，显然，他们两兄弟是他

最大的骄傲。自从我和父亲戳破了那层纸后，他就变得“开诚布公”起来，甚至还亲笔给我写了一封致歉书。在信里，他承诺他对我的爱和对他们两兄弟的爱是平等的，我和唐英豪、唐英泓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冷冷一笑，光是他们有个光明正大的父亲这一点，我们就不一样了，干吗要把和摩根士丹利谈合作时那副虚情假意用到我身上？那段时间，因为这件事，毫无意外地，我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新学校里，我的社交圈突然变得很窄，因为家里有了秘密，所以我开始和所有人保持距离，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大名鼎鼎的唐建宁，这绝对不是好事，因为接着他们就会知道我是唐建宁和小三生的“野种”。万杰虽然和我一直走得很近，但很少见到我父亲，所以这件事连他也不知道。如果大家知道了，所有人都会谴责他们，或者会可怜我，但可怜比谴责更可怕，我可怜过别人，我知道我可怜的对象都是什么人，所以，我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仿佛人世间所有的愁云萧森、郁郁寡欢、黯然神伤都需要由我来经手。那些日子里，我的人生似乎被蒙上了一层暗黑色的纱，总也看不清前路在哪里，就算我想给自己指明方向，迈出的步伐也总会偏离轨道。

我以为这样会好一些，但事情却变得越发糟糕，同学们还是疏远我了，他们开始认为我变得极难相处。老师开始开导我，但是因为我不愿意说出真实原因，老师便轻易把我划入了孤僻症者的范畴。学校出现心理咨询室的时候，我被班主任强行带进了咨询室，成了我们学校第一名进入咨询室的学生，心理老师认为我有社交恐惧症——心理疾病的范畴。我不愿意承认，但无能为力，与其说我改变了，倒不如说所有的一切改变了我。

第二周到学校之后，所有人都自动疏远我，大概就像所有人都会疏远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那天的雨很大，放学后，从教室窗户看上去，整座城市都被一层类似轻烟的水雾笼罩着，天色变得十分昏暗，全是没有边际的灰，目之所及一片冰凉，那是那一年最大的一场雨。

万杰在我身边说：“很酷啊，以后估计没人敢惹你了！”

“你怎么来我们学校了？”我问。他摇了摇手上的雨伞说：“我都听说了，如果我不来，估计得等你到七点了。你这么坚强，应该不需要安慰的哦！”我朝他笑：“嗯，下学期转学吧！”说完，我和他朝校门口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怎么了，没地方住啊？今天我们去酒店住吧，我出钱！”我对他说。他愣神看了我一眼，我们停在雨中。这已经是第三年了，万杰的父亲三年前因为策划了一场邪教异端组织蓄谋已久的天祭而身败名裂，自己也葬身火海。可能你也想到了，没错，就是那场烧掉了郑艺玲教育产业的大火。那天，一同葬身火海的还有六名幼儿。在那之后，万杰一家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因为但凡人们知道了他们家的事，就会以各种理由滋事和驱赶他们，去年是小区物业出头赶走了他们一家，因为小区门口被摆满了花圈，而万杰也是从那时起变成了过街老鼠。可能我们真的有太多的无法选择和感同身受，这才让我们的凝聚力变得更强，我们真真切切信任和理解彼此。

幸运的是万杰没有被击垮，他每次都特别坚定地告诉我他爸爸是被诬陷的，根本没有邪教组织那一说，那只是一场意外，科学园为了转移注意力才散播了这样的消息，他爸爸只是受害者，他还对我说查明真相只是时间的问题。他性格比起我要强势许多，所以以前在学校里即使学生知道了，也不敢主动去激怒他，只是尽可能地避开他。

他对我说：“不是，我只是想我妈的事情。不过说到酒店，今年你生日我们去赫伯亚吧！我今年没忘，也存到钱了，我订了位子。”

“这么早就预订？还有三个多月呢！”我说。

“小曦，最近我爸那边有了些进展，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你会支持我吗？我妈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在她去世前让她看到她最想看到的，那就是真相！”万杰说着把雨伞往我这边移了移。

我把雨伞往他那边推了推说：“你别光顾着我，你自己也要淋湿了，别说支持你，只要有任何我可以做的，我都可以为你去做！万杰，我不是现在只有你这个朋友，而是一直以来，我只有你啊！”

我低下头无意间看到他今天穿着我送他的麦昆，他也低头看了眼，朝我默契地笑笑。我们走到车站路口的时候，他把雨伞递给我，对我说要去超市替他妈买点东西，让我等他，他说完还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才往一侧的小卖铺跑了过去。我站在路边屋檐下等他，但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依然没看到他回来的身影。我拿出手机给他拨打电话，电话未接通。

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继续在屋檐下等万杰。突然我的眼前一黑，一件衣服盖在了我的头上，接着我感觉到腰部被人重重地击了一下。我倒在了地上，一群人开始疯狂地殴打我。可能看我没有回击，他们踹得更加用力了，每一脚都是椎心的疼痛，但我却不能动弹，只能保护着肚子，他们就是一群躲在暗处的卑鄙小人。我抱着肚子，蜷缩在地上，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不要没出息地哭出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便摘除了一个肾，如果剩下的这个肾再出问题，那我应该必死无疑了吧。雨水打在我身上，一阵大风刮过，我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在我刚刚支起身体的瞬间，突然有人重重地一脚踢在了我的眉骨上，这一脚让我彻底丧失了站起来的力气。我看到一大片猩红的颜色流进了我的右眼里，我知道我的眼睛在流血，我以为我要瞎了。血和泪水，混杂着头上流下的雨水，沾湿了那个无比沉重的秋天。

我趴在地上，左眼顺着地面能看到三米左右的距离，当我看清楚了踢我的人穿的是我送万杰的那双麦昆的时候，我突然再也发不出一点儿声音，甚至浑身都感觉不到一丝疼痛了。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让自己安定下来，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鞋是他去年生日的时候，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当时，因为是特供限量，我特地托人从伦敦的哈罗德百货给他带的。那天也是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只是那天他拥抱我致谢的情形我还记得，他说：“我以后再难的路都不怕，因为感觉是你在陪我往下走，我对你，也是一样！”他的话让我有了生机，而今天的我没有了一点儿生气，只感觉整个人被迅速抽干了，没有半点儿复原的可能。在我觉得我的世界只有他之后，他狠狠地背叛了我。